全梁文/卷四十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四十四

任昉（四）

卷四十四

任昉〈四〉

任昉〈四〉

文章缘起序

六经素有歌诗书诔箴铭之类，《尚书》帝庸作歌，《毛诗》三百篇，《左传》叔向贻子产书，鲁哀孔子诔，孔悝鼎铭，虞人箴，此等自秦汉以来，圣君贤士，沿著为文章名之始，故因暇录之，凡八十四题，以新好事者之目云尔。

王文宪集序

公讳俭，字仲宝，琅邪临沂人也。其先自秦至宋，国史家牒详焉。晋中兴以来，六世名德，海内冠冕，古语云，仁人之利，天道运行，故吕虔归其佩刀，郭璞誓以淮水，若离翦之止杀，吉骏之诚感，盖有助焉。公之生也，诞授命世，体三才之茂，践得二之机，信乃昂宿垂芒，德精降祉，有一於此，蔚为帝师。艹　乃渊角殊祥，山庭异表，望衢罕窥其术，观海莫际其澜，宏览载籍，博游才义，若乃金版玉匮之书，海上名山之旨，沈郁澹雅之思，离坚合异之谈，莫不总制清衷，递为心极，斯固通人之所包，非虚明之绝境，不可穷者，其唯神用者乎！然检镜所归，人伦以表，云屋天构，匠者何自。咸洛不守，宪章中辍，贺生达礼之宗，蔡公儒林之亚，阙典未补，大备兹日。至若齿危发秃之老，含经味道之生，莫不北面人宗，自同资敬，性托夷远，少屏尘杂，自非可以弘奖

风流，增益标胜，未尝留心。期岁而孤，叔父司空简穆公，早所器异，年始志学，家门礼训，皆折衷於公，孝友之性，岂伊桥梓，夷雅之体，无待韦弦，汝郁之幼挺淳至，黄琬之早标聪察，曾何足尚。年六岁，袭封豫宁侯，拜日，家人以公尚幼，弗之先告，既袭珪组，对扬王命，因便感咽，若不自胜。初宋明帝居蕃，与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协，及即位，有诏废毁旧茔，投弃棺柩，公以死固请，誓不遵奉，表启酸切，义感人神，太宗闻而悲之，遂无以夺也。初拜秘书郎，迁太子舍人，以选尚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元徽初，迁秘书丞。於是采公曾之中经，刊弘度之四部，依刘歆《七略》，更撰《七志》，盖尝赋诗云，「稷契匡虞夏，伊吕翼商周。」自是始有应务之迹，生民属心矣。时司徒袁粲，有高世之度，脱落尘俗，见公弱龄，便望风推服，叹曰：「衣冠礼乐在是矣。」时粲位亚台司，公年始弱冠，年势不侔，公与之抗礼，因赠粲诗，要以岁暮之期，申以止足之戒。粲答诗曰：「老夫亦何寄，之子照清襟。」服阕，拜司徒右长史，出为义兴太守，风化之美，奏课为最，还除给事黄门侍郎，旬日，迁尚书吏部郎参选。昔毛玠之公清，李重之识会，兼之者公也。俄迁侍中，以愍玠始终之职，固辞不拜，补太尉右长史。时圣武定业，肇基王命，寤寐风云，实资人杰，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，图纬著王佐之符。俄迁左长史。齐台初建，以公为尚书右仆射，领吏部，时年二十八。宋末艰虞，百王浇季，礼紊旧宗，乐倾恒轨，自朝章国纪，典彝备物，奏议符策，文辞表记，素意所不蓄，前古所未行，皆取定俄倾，神无滞用。太祖受命，以佐命之功，封南昌县开国公，食邑二千户，建元二年，迁尚书左仆射，领选如故，自营郤分司，卢钦兼掌，誉望所归，允集兹日，寻表解选，诏加侍中，又授太子詹事侍中，仆射如故，固辞侍中，改授散骑常侍，馀如故。太祖崩，遗诏以公为侍中尚书令、镇国将军。永明元年，进号卫将军。二年，以本官领丹阳尹，六辅殊风，五方异俗，公不谋声训，而楚夏移情，故能使解剑拜仇，归田息讼。前郡尹温太真、刘真长，或功铭鼎彝，或德标素尚，臭味风云，千载无爽，亲加吊祭，表荐孤遗，远协神期，用彰世祀。时简穆公薨，以抚养之恩，特深恒慕，表求解职，有诏不许。国学初兴，华夷慕义，经师人表，允资望实，复以本官领国子祭酒。三年，解丹阳尹，领太子少傅，馀悉如故，挂服捐驹，前良取则，卧辙弃子，後予胥怨。皇太子不矜天姿，俯同人范，师友之义，穆若金兰，又领本州大中正，顷之解职。四年，以本号开府、仪同三司，馀悉如故。谦光愈远，大典未申。六年，又申前命。七年，固辞选任，帝所重违，诏加中书监，犹参掌选事，长舆追专车之恨，公曾甘凤池之失，夫奔竞之途，有自来矣，以难知之性，协易失之情，必使无讼，事深弘诱，公提衡惟允，一纪于兹，拔奇取异，兴微继绝，望侧阶而容贤，候景风而式典，春秋三十有八，七年五月三日，薨于建康官舍。皇朝轸恸，储铉伤情，有识衔悲，行路掩泣，岂直舂者不相，工女寝机而已哉。故以痛深衣冠，悲缠教义，岂非功深砥砺，道迈舟航，没世遗爱，古之益友？追赠太尉，侍中、中书监如故，给节，加羽葆鼓吹，增班剑六十人，谥

曰文宪，礼也。公在物斯厚，居身以约，玩好绝於耳目，布素於造次，室无姬姜，门多长者，立言必雅，未尝显其所长，持论从容，未尝言人所短，弘奖风流，许与气类，虽单门後进，不加善诱，勖以丹霄之，弘以青冥之期，公铨品人伦，各尽其用，居厚者不矜其多，处薄者不怨其少，穷涯而反，盈量知归。皇朝以治定制礼，功成作乐，思我民誉，缉熙帝图，虽张曹争论於汉朝，荀挚竞爽於晋世，无以仰模渊旨，取则後昆。每荒服请罪，远夷慕义，宣威授指，实寄宏略，理积则神无忤往，事感则悦情斯来，无是己之心，事隔於容谄，罕爱憎之情，理绝於毁誉，造理常若可干，临事每不可夺，约己不以廉物，弘量不以容非，攻乎异端，归之正义。公生自华宗，世务简隔，至於军国远图，刑政大典，既道在廊庙，则理擅民宗；若乃明练庶务，鉴达治体，悬然天得，不谋成心，求之载籍，翰牍所未纪，讯之遗老，耳目所不接。至若文案自环，主者百数，皆深文为吏，积习成奸，蓄笔削之刑，怀轻重之意；公乘理照物，动必研几，当时嗟服，若有神道，岂非希世之隽民，瑚琏之宏器。昉行无异操，才无异能，得奉名节，迄将一纪，一言之誉，东陵侔於西山，一眄之荣，郑璞逾於周宝，士感知己，怀此何极，出入礼闱，朝夕旧馆，瞻栋宇而兴慕，抚身名而悼恩。公自幼及长，述作不倦，固以理穷言行，事该军国，岂直雕章缛采而已哉。若乃统体必善，缀赏无地，虽楚赵群才，汉魏众作，曾何足云，曾何足云。昉尝以笔札见知，思以薄技效德，是用缀缉遗文，永贻世范，为如干秩如干卷，所撰《古今集记》《今书七志》，为一家言，不列于集，集录如左。〈《文选》，《艺文类聚》五十五。〉

王贵嫔哀策文

游衣戒节，輶车命服。永去椒华，长辞嘉福。笥缄遗组，筵委尘鞠。将命启期，实惟嘉数。佩空响其何节，姆下当其谁傅。殡宫既毁，祖馈斯撤。爰命史臣，宣美来裔。坤载既厚，内德云助。轩五有弘，姬十斯豫。诞咨邦淑，选自良家。爰登六列，象服委蛇。青纟句丹纟意，辰文素纱。肃雍妇职，佥曰俞往。赞景望舒，方娠明两。心前轨庆，轩中增朗。与括不愆，朏魄无爽。式陪玺观，有事蚕宫。降舆访道，基我王风。宣礼撤豆，缉乐房中。居贵能降，在盈思冲。仁者必寿，彼苍者穹。如何不淑，万化齐终。荐车告途，殡穸既辨。黼翣璀以陆离，帷　　纷其舒卷。出桂宫而北行，经未央以西转。池绋顾而徐前，服马嘶而不践。霜霏微而初被，野空笼而始雕。促虞泉於薤露，抚悲翁於短箫。母以子贵，义弘前哲。申襄齐削以从疑，革麻纟原之轻杀。达副君之夭至，赋白华之无缺。庶清庙之微微，非寿原之未翳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十五。〉

丞相长沙宣武王碑

玉映蓝田，金铉之望已集，木秀邓林，轮辕之用先表。值戎寇贪惏，羁縻失道，凭陵雉堞，逼迫濠湟，都护之威既弛，副尉之策已谢，斧松晨析，易子朝飡，乞师援绝，飞书路阻，公内定不战之奇，外骋必胜之略，神功倏忽，有同拾遗，南下牧马，既寝折胶之术，北遁燕然，将空漠南之地，加以广平简惠，信赏必罚，增赀就赋，夷歌成章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四十五。〉

桓宣城碑

君器量高睿，神明披朗，商略雅俗，隐括真伪，擢奇取异，不轨常流，固以准的当时，拟议郭许矣。处身立朝，不峻功名，俯仰显默之际，优游可否之闲，迹卑而道不污，身屈而志不屑矣。铭曰：「於穆我后，禀兹纯爽。虚豁高畅，萧条迈上。风任外舒，卓鉴内朗。神栖冲慎，形同俯仰。将登槐棘，宏振纲网。令仪早徂，德音永响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。〉

抚军桂阳王墓志铭

於昭帝绪，擅美前王。录图丹纪，金简玉筐。世载台鼎，地居鲁卫。沛易且传，楚诗将说。桐圭谁戏，某棠何憩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四十五。〉

刘先生夫人墓志铭

既称莱妇，亦曰鸿妻。复有令德，一与之齐。实佐君子，簪蒿杖藜。欣欣负戴，在冀之畦。居室有行，亟闻义让。禀训丹阳，弘风丞相。藉甚二门，风流远尚。肇允才淑，阃德斯谅。芜没郑乡，寂寥扬冢。参差孔树，毫末成拱。暂起荒埏，长扃幽陇。夫贵妻尊，匪爵而重。〈《文选》。〉

齐竟陵文宣王行状

祖太祖高皇帝，父世祖武皇帝。

南徐州南兰陵郡县都乡中都里萧公，年三十五行状。公道亚生知，照邻几庶，孝始人伦，忠为令德，公实体之，非毁誉所至，天才博赡，学综该明，至若曲台之礼，九师

之易，乐分龙赵，诗析齐韩，陈农所未究，河间所未辑，有一於此，罔不兼综者与，昔沛献访对於云台，东平齐声於杨史，淮南取贵於食时，陈思见称於七步，方斯蔑如也。初沈攸之跋扈上流，称乱陕服，宋镇西晋熙王南中郎邵陵王并镇盆口，世祖毗赞两藩，而任总西戎，公时从在军，镇西府版宁朔将军国主，南中郎版补行参军，署法曹，于时景烛云火，风驰羽檄，谋出股肱，任切书记，迁左军邵陵王主簿记室参军，既允焚林之求，实兼仪形之寄，刀笔不足宣功，风体所以弘益，除邵陵王友，又为安南邵陵王长史，东夏形胜，关河重复，选众而举，敦悦斯在，除使持节、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五都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会稽太守。太祖受命，广树藩屏，公以高昭武穆，惟戚惟贤，封闻喜县开国公，食邑千户，又奏课连最，进号冠军将军。越人之巫，睹正风而化俗，篁竹之酋，感义让而失险，邪叟忘其西吴，龙丘狭其东皋。会武穆皇后崩，公星言奔波，泣血千里，水浆不入於口者，至自禹穴，逮衣裳外除，心哀内疚，礼屈於厌降，事迫於权夺，而茹戚肌肤，沈痛创钜，故知钟鼓非乐云之本，縗粗非隆杀之要。改授征虏将军、丹阳尹，良家入徙，戚里内属，政非一轨，俗备五方。公内树宽明，外施简惠，神皋载穆，毂下以清。武皇帝嗣位，进封竟陵郡王，食邑加千户，复授使持节、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、镇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迁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南兖徐北兖青冀五州诸军事、征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兖徐接壤，素渐河润，未及下车，仁声先洽，玉关靖柝，北门寝扃，朝旨以董司岳牧，敷兴邦教，方任虽重，比此为轻，徵护军将军兼司徒，侍中如故，又授车骑将军兼司徒，侍中如故，即授司徒，侍中又如故，上穆三能，下敷五典，避玄闱以阐化，寝鸣钟以体国，翼亮孝治，缉熙中教，夺金耻讼，蹊田自默，不雕其朴，用晦其明，声之有伦，系公是赖，庠序肇兴，仪形国胄，师氏之选，允师人范，以本官领国子祭酒，固辞不拜。八座初启，以公补尚书令，式是敷奏，百揆时序。夫国家之道，互为公私，君亲之义，递为隐犯；公二极二致，爱敬同归，亮诚尽规，谋猷弘远矣。又授使持节、都督杨州诸军事、杨州刺史，本官悉如故。旧惟淮海，今则神牧，编户殷阜，萌俗繁滋，不言之化，若门到户说矣。顷之，解尚书令，改授中书监，馀悉如故。献纳枢机，丝纶允缉。武皇晏驾，寄深负图。公仰惟国典，俯遵遗托，拊擗天伦，踊绝于地，居处之节，复如居武穆之忧。圣主嗣兴，地居旦奭，有诏策授太傅，领司徒，馀悉如故。坐而论道，动以观德，地尊礼绝，亲贤莫贰。又诏加公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剑履上殿，萧傅之贤，曹马之亲，兼之者公也。复以申威重道，增崇德统，进督南徐州诸军事，馀悉如故。并奏疏累上，身殁让存，天不慭遗，梁岳颓峻，某年某月日薨，春秋三十有五。诏给温明秘器，敛以衮章，备九命之礼，遣大鸿胪监护丧事，朝夕奠祭，太官供给，礼也。故以恸极津门，感充长乐，岂徒舂人不相，倾廛罢肆而已哉。乃下诏曰：「袁崇庸德，前王之令典，追远尊戚，沿情之所隆。故使持节都督杨州诸军事、中书监、太傅领司徒、杨州刺史竟陵王、新除进督南徐州，体睿履正，神监渊邈，道冠民宗，具瞻惧允，

肇自弱龄，孝友光备，爰及赞契，协升景业，燮和台曜，五教克宣，敷奏朝端，百揆惟穆，寄重先顾，任均负图，谅以齐徽二南，同规往哲，方凭保祐，永翼雍熙，天不愁遗，奄见薨落，哀慕抽割，震动于厥心，今先远戒期，龟谋袭吉，茂崇嘉制，工弘风猷，可追崇假黄钺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宰、领大将军、扬州牧，绿綟绶，具九锡服命之礼，使持节、中书监、王如故，给九旒銮辂，黄屋左纛，廿轅车，前後部、羽葆鼓吹、挽歌二部，虎贲班剑百人，葬礼一依晋安平献王孚故事。公道识虚远，表里融通，渊然万顷，直上千仞，仆妾不睹其喜愠，近侍莫见其倾弛，他人之善，若己有之，民之不臧，公实贻耻，诱接恂恂，降以颜色，方於事上，好下规己，而廉於殖财，施人不倦，帝子储季，令行禁止，国纲天宪，置诸掌握，未尝鞠人於轻刑，锢人於重议，人有不及，内恕诸己，非意相干，每为理屈，任天下之重，体生民之俊，华衮与緇纟 著同归，山藻与蓬茨俱逸，良田广宅，符仲长之言，邙山洛水，协应叟之志，丘园东国，锱铢轩冕，乃依林构宇，傍岩拓架，清猿与壶人争旦，缇幕与素濑交辉，置之虚室，人野何辨。高人何点，蹑蹑於锺阿，徵士刘虬，献书於衡岳，赠以古人之服，弘以度外之礼，屈以好事之风，申其趋王之意，乃知大春屈己於五王，君大降节於宪后，致之有由也。其卉木之奇，泉石之美，公所制《山居四时序》，言之已详。文皇帝养德东朝，同符作者，爰造九言，实该百行，导衿衿於未萌，申炯戒於兹日，非直旦暮千载，故乃万世一时也。命公注解，卫将军王俭缀而序之，山宇初构，超然独往，顾而言曰：「死者可归，谁与入室？牖，既而缅属贤英，傍思才淑，匹妇之操，亦有取焉。有客游梁朝者，从容而进曰：「未见好德，愚窃惑焉。」即命刊削，投杖不暇。公以为出言自口，骥　不追，听受不谬，差以千里。所造箴铭，积成卷轴，门阶户席，寓物垂训。先是震于外寝，匠者以为不祥，将加治葺，公曰：「此天谴也。无所改修，以记吾过。」且令戒惧不怠，从谏如顺流，虚己若不足。至於言穷药石，若味滋旨，信必由中，貌无外悦，贵而好礼，怡寄典坟，虽牵以物役，孜孜无怠，乃撰《四部要略》《净住子》，并勒成一家，悬诸日月，弘洙泗之风，阐迦维之化。大渐弥留，话言盈耳，黜殡之请，至诚恳恻，岂古人所谓立言於世，没而不朽者欤！易名之典，请遵前烈，谨状。〈《文选》，《艺文类聚》四十五。〉

齐司空曲江公行状

公禀灵景宿，擅气中和，一匮初登，东岳之功可监，埏埴在器，瑚琏之姿先表，岂惟荆南有圣童之目，襄城著孔甫之称而已哉。故以羽仪宗家，冠盖後进，路叔之一日千里，北海之称美其治，方斯蔑如也。志学之年，篇治经记，登隆十载，网罗百氏，藻斫赡逸，蔚为词宗，延贾谊而升堂，携相如而入室，加以翰牍精辩，发言有章，持论从容，

辞无矜尚，自河洛丘墟，历载二百，俾我逢掖，遂沦左衽，晋宋所以遗恨，祖宗是用顾怀。公自荷方任，志在克复，将欲使功遂之日，身退有所，爰乃卜宇金陵，萦带林壑，用辞聊城之赏，以为疏韩之馆，人谢运往，遂辍远图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四十七。〉

吊刘文范文

余与先生，虽年世相接，而荆吴数千，未尝膝行下风，禀承馀论，岂直发愤当年，固亦恨深终古。然叔夜之叙黔娄，韩卓之慕巨卿，未必接光尘，承风彩，正复希向远理，长想千载。然其人自高，假使横经拥帚，日夜扫门，曾不睹千仞之一咫，万顷之涓滴，终於对面万古，莫能及门，故以此弭千载之恨。〈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